

迷七湖欧

327.01
K+91
(2)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廿一日收到

歐洲七謎

SEVEN MYSTERIES OF EUROPE

著者 法國 JULES ROMAINS
譯者 劉君石 高德超 王思曾

世界名著介紹第六種

歐 洲 七 謎

定價 捌 圓

著者：

法國・尤列羅曼

譯者：

劉君石高德超

發行者：

時與潮社

印刷者：

時與潮社印刷所

重慶沙坪壩正街一六二號

重慶小龍坎山上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譯序

本書著者尤列羅曼爲法國的著名文藝作家，任世界筆會主席。他目睹一九一四——一八年間慘酷的戰禍，便矢志「以全力防止第二次大戰的發生」。他所用的辦法，就是在發揮輿論力量之外，還要交接各國軍政領袖，在緊要關頭，以個人的力量來影響他們的決策。近十數年來，他就是懷着這樣的抱負，奔走於各國要人之間，以求維護整個歐洲的和平，他所有的經歷，都在本書裏簡單而扼要的記載下來了。

歐洲十分之九以上的國家都想保持和平，而和平終於不能保持，戰火又燃遍了整個的歐洲，其慘酷的程度更甚於上次大戰不知多少倍。原因安在？局勢演變的過程如何？本書不僅解答了這些問題，而且還對人類未來的永久和平提供了可貴的啓示。

本書由劉君石高德超王思曾三先生執筆譯出，本社謹致謝意。

時與潮社編輯部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

歐洲七謎目次

譯序

引言

第一章 達拉第之謎

九

第二章 甘末林之謎

三七

第三章 利歐波德第三之謎

七六

第四章 英國之謎

一一二

第五章 納粹之謎

一五一

第六章 里賓特羅甫之謎

一八五

目

次

歐洲七謎

第七章 誰救了法西斯？

二

一一三

歐洲七誌

引言

你們在本書封皮上，看見我的姓名，大概你們要這樣說：「這是一個由歐洲來的作家，大概想要把他個人對於這次歐洲大局變化緣由的得意看法告訴我們。也許更要滔滔評論有權勢的人應該如何使用權力，各民族應該如何選擇領袖，並且還要連帶論到對於我們已非完全新穎的一些奇聞軼事。他也許又要向我們敘述他親眼看見、親身經驗、其實成千累萬的人都會看見、我們也曾聽人說過的許多事故。或者，關於這次事變的主要人物，他搜集到一些動聽的趣聞，而要敘述給我們聽。無論怎樣，聽不聽還在我們；這類事情，現在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好了，本書要說的正好不是這些；而是比這些更別緻、有時還更富於戲劇趣味的。

引

言

歐洲七誌

上次世界大戰的景象使我滿懷恐怖。我從那次大戰裏逃出來，心裏抱有一個信念：我們以後必須不惜任何犧牲以防止再發生這樣大的殘酷事件。當時，許多人的想法和我一樣；不過，思想並未賦予人們以身體力行的義務。雖然沒有人見證，但我過去曾鄭重的發誓：「我以後永遠誓以全力防止再有戰爭發生。」

我想，你們一定要驚疑，我是一個什麼人能發這樣的大誓呢？現在讓我自己略略解釋一下。我還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剛剛三十幾歲。我已經寫過幾本書，因此在法國以及其它地方的小小文藝界裏，我也算有了名聲。我過去所說的、所作的，似乎對於社會沒有很大的好處，和政府也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關係。

我們假想有這樣一個「鏡頭」：一個年輕而不甚知名的法國作家，在大街上，獨自前行，口裏發誓說他要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場面雖是悲壯動人，但該青年似乎不知天高地厚，看來未免好笑。不過，這青年可並不是發瘋。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在不斷的證明，凡重大成就，都是計劃已久，而且於計劃當時，聞之都是令人發笑的。期間一長，許多似

乎行不通而且令人發笑的計劃反而要勝過既合理又切實的計劃。不過，世界強盜和人類公敵不斷抱着目無法紀的企圖，確是問題。

關於戰爭暴發的方式以及其中的偶然因素，我曾仔細想過。我不相信事實決於天命。我認為意志（卽或是善良的）永遠有活動的餘地；問題在於能否使之活動於可生效力之當時當地，如果時地都恰當，卽便活動的方法很少，也會發生效力。

例如，我記得左拉（Zola）所主編的 *L'Accuse* 雜誌在一八九七年便會發生很大的作用。我想，假如這個大作家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這個期間還活在世上，他的和平主張對於歐洲的輿論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既然有了很切實際的理想，我於是進而考慮其他更具體更直接的行動方式，我知道輿論是現社會裏最有力量的東西之一，却容易被有權勢的人們所誤導，他們能夠歪曲輿論的反響並抑制任何正當的反響。因此，我以爲假如我們不在權勢之位，而又要對於世事發生影響，那麼單單爭取輿論是不夠的，必須更結交權貴，準備在緊關節要的時候，

歐洲七謎

四

以個人的力量影響他們的決策。我把這個辦法叫作「擒王戰略」。

我常常猜想，一個擁有法朗士（Anatole France）——係法國文藝批評家、小說家、諷刺詩家，生於一八四四年，死於一九二四年——的聲譽的人，在和法朗士同時的那幾年裏，假若他不像法朗士那樣交結權貴，他能否有什麼成就。當年，法朗士和歷任外交部長以及其他各部長都交好，平日和他們往還，不但談學論道，並且還拋棄個人利害進一步設法影響他們，和他們共謀解決國家問題，遇有緊急的時候，更挺身作他們的顧問。通常，政府有些保守祕密的行動，人民祇能藉其日後結果推測知之。但是事情既已到了結果的時候，人民便已無能爲力了，一句話，對於政府這類行動，我要盡力設法過問。

過了十五年，我又怎樣呢？我以作家的資格，必要時已經很有直接訴諸輿論的權威。但是，這點，現時即或在法國還作得到，在歐洲其他許多國家裏，則因曾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任何打通輿論的打算都難作好，而且也無大效果了。情形現已如此，我的「擒王戰略」，比從前更爲需要。我與民衆接近越發困難，與要人們勾搭越發重要了。

在這一方面，我已經相當的成功。現在，法國國內外數一數二的政治家，已經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們交往不是無謂的浪費光陰，也不是單覺得這種社會關係好玩；乃是要藉此認識真正有影響力量或者將會變成重要人物的人們。我同他們講話，向來隨隨便便，而且立於絕對同等的地位。因此，他們越發看得起我了。有時，他們披肝瀝膽把心底的話告訴我。有時，他們作重大決策先徵詢我的意見。有時，甚至於派我執行一些關係極端重要而不能按照普通辦法委諸大使或公使的任務。

過了五年，我又進步了。有一天，一個在本書後部叫作「國王之人」的人，奉了他君主命令來同我討論一個廣泛的計劃，當時只有我們三個人曉得這一計劃的內容。他進屋以後，略停一停舉目環顧我的書房，又從頭至腳看了我一遍，然後驚奇的笑著說：「你曉得，你所處的地位，在歐洲真是獨一無二……甚至於在世界，也是如此。我想不出還有別人能像你這樣。」

怎麼會這樣呢？只是要永遠切記：有權位的人只爲利己的原故纔和普通人交好。他們

所遇見的人，若自己永遠無所希冀，一切活動都另有很高尚的目標——國家的或國際的——他們對他便感覺驚異而發生敬意。並且他們對於他還會深懷感謝，因為他使他們對於他們年輕時候的理想重新發生信念。

另外，他們不相信好說話的人。假如他們告訴你一件祕密，次晨，他們在報紙上看到它，或者聽見每個人都談論它，他們當然要大不高興，下次便不會再和你講什麼。經驗告訴他們，他們隨便和我談什麼，我一向沒洩露過。

不過，他們原來若是把我看成一個不懂政治上縱橫捭闔的夢想家，他們也是不會相信我的。事實證明，假如目的高尚，我也滿懂這一套；而且，在我們已幹這一套的時候，我還要考虑一切人事。

我所以得他們的信任，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是「善意人」一書的作者。歐洲各國的統治家差不多都讀過「善意人」。儘管他們有些人不同意書裏的思想，但是對於我談論政治人物和政界的方法却都覺滿意。這樣一本書的作者，自始便成了他們的朋友。

現在我要說明一下，我的政治活動與筆會活動怎樣會平行不背。其實，若是想法正當，這原不難知道。世界筆會雖然不承認它們是政治團體，但是却時常宣稱它們也爲促進國際諒解、和平與自由而努力。我覺得爲着保持和平（自然也就是爲着自由）而使用寫作以外之更有效力的方法，對於世界筆會的精神並不違背。不過事實上，我倒是把這兩種活動嚴格分開的。除非我活動的目的是全世界的而不單是法國的，我永遠不利用我的世界筆會主席這個資格。

在這裏，我不打算說的太多，一切留待將來在我的言行錄裏細論。我的言行錄難免寫成一個令人傷心的故事：一個發誓保持和平的人，費盡心機，奔走和平；而和平竟終於破滅，歐洲竟找不出一片乾淨土。不過，故事雖是令人傷心的，現在還巍然獨存的最大民主國家倒可以藉着這個故事知道歐洲和平與自由喪失的原委，而知所警惕。

要說的事情太多了。我既不能按着時序一樁樁的細說，而大家也沒有一樁樁的加以注意的必要，所以，我必須丟開些不提。大家關心的是歐洲的命運何以會這樣。對於這個問

題，我的經驗使我可以作答，至少使我可以作些可信的臆說。

本書內的報導與解說，以各種原因，自然要有人否認。但是，我請求讀者們不要理會它們，我一句假話也沒說。

第一章 達拉第之謎

他向我走來，一隻手向前伸着；年齡和我彷彿，身量比我低些，肥而矮，頸上長着很厚的肉；一副典型的法國人的面孔，顏色黯褐，兩目有神，講話操南方口音，清晰有力。

「我已經讀過你寫的劇本，」他說，「來，請坐。我平常本不喜歡含有政治意義的劇本，羅曼·羅蘭寫的那些，可爲其例。儘管別人告訴我它們如何好，但是，依我看來，都是些空無意義而且故意張大其詞的東西。你能給政治家們一種很正確的心智活動力，使他們正視實際情勢與實際問題；你的劇本倒的確是很好的。法蘭西劇院的先生和小姐們向我說，他們十分喜歡它，但是因爲其中含有政治意義，他們不敢坦負責任，而且還說，祇有我才能負起這個責任來。是的，我負擔這個責任。假如演出發生了麻煩，有人質問我何以許可法蘭西劇院上演你的劇本「獨裁者」，那麼，我可以到衆議院主席台上去公開答覆。」

達拉第召見過我，那是一九二六年春間的事。當時，我把我的劇本「獨裁者」送給法蘭西劇院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演員組成，劇院院長任主席），該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接受，並且還有賀詞給我；但是他們又馬上宣佈，因為恐怕引起觀眾對於政治表示意見，所以不能上演，現在，法蘭西劇院是國家津貼的大戲院，像其他戲院一樣，不甚懼怕檢查；但是爲保持其尊嚴計，却也不能不盡力避免發生麻煩。而且，另外還有好多原因把劇院與政界聯繫在一起，至於這些原因我將予以詳細說明。許多妙齡的女演員都與政府的部長或議院的議員們保有很密切的交誼。

我和達拉第談論到法蘭西劇院的院長，他是一個缺乏骨氣、既懦弱又狡猾的人。達拉第笑着說：「當他來看我的時候，他目不轉睛的望着門，似乎時時在準備着逃跑。」又說：「最近，他絮絮叨叨的向我講，他錄用了三名年輕的女演員，他明知她們沒有天才，但是因爲她們都是部長或前任部長的情婦，所以不能不用。他雖然跑到我這裏來叫屈，但是當那些女人驗來他錄用的時候，他却沒有拒絕她們的勇氣。」

國人，他又說了些關係稍爲寬泛一點兒的話：「別的事也都同樣的繼續，最有勢力的文官們，畢竟有些部長或政治家壓迫着他們。其實，假如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若有充足的勇氣而且能十分平和的說：『你要我作的事既已超過了我的本分，又違反了國家的利益，我可以向你陳明原因』，十次中總有九次，部長會收回成命而且還要重看這個人的。」他又笑一笑。

「我必須聲明，我是完全超然的講話。在劇院的青年女人中，我向來沒有情婦，以教育部長而論，這自然是很特別的。」他繼續說：「在我作殖民部長的時候，我也遇見過與此相同的事情，你意想不到一個殖民部長必須設法應付的那些在殖民地裏擁有類乎封建領主勢力的人們。殖民部長一旦對付不好他們，部長便要場台了。」

在我們分手的時候，我心裏想：「這是一個好漢子。」繼而又想：「大概他便是我們所期待而且願等他出來作些事情的人。我以後倒要對他時時留意。」

過了幾個月，他已不是部長，而急進社會黨却推選他作了該黨的總裁。急進社會黨仍然是法國勢力最大的政黨；它的總裁對於法國內政外交可以隨心所欲加以左右。現在是